

沧州作家

主办：沧州日报社 沧州市作家协会 总策划：梁振刚 王润栋 执行总策划：苗笑阳 策划：卢竞芳 张艳 崔新宇

本期推荐

东湖冬景

□王青梅

喜欢四季的东湖，更喜欢冬天的东湖。冬天的东湖，天是洁净的，空气是清冽的，人在其中，整个世界都变得安静和简单。

此时天气转冷，除了暖阳的下午，鲜有人来。在公园的木栈道上，青石路上，守着满眼的枯黄兜兜转转，和这个“有阅历”的东湖打个招呼，聊个“无声”的天，喜怒哀乐皆可溢于言表，可与它分享，也可让自己边走边安静地放下心事。

二九的天气，栏杆上糊着一层白霜。太阳下，霜面晶莹闪亮，更冷了。东边的湖水，水色深沉又明静，深沉像一个人郁郁化不开的愁，明静像孩子的眼睛。靠近岸边芦苇水浅处，已有一层薄冰，此时，如若在第一座凉亭处伫立凝望，就会看见两只野鸭蓦然出现在眼前的某处水域，它们一前一后游着，近了，发现它们额头上顶着一块红，嵌在黑的底色上，就像一块红宝石，格外引人注目。它们比夏季肥硕了好多，看来是积聚过冬的脂肪了。游近了，它们在薄冰上深一脚浅一脚，摇摇摆摆着胖胖的愈发笨拙的身体，着实憨实可爱。

又过些时日，芦花随风飘。东湖街边簇着一道道白色的绒絮，冬意更深了。芦花把积累了三季的饱满柔软地告诉这个世界：冬天不是寂寞萧条的，而是丰富厚重的。三九的东湖一片安静，水面全都结了冰，伫立在凉亭边，东湖的时间像是被冷冻了一样。穿着厚厚的羽绒服，戴着棉手套，倘想伸出手拍个照，手就会冻僵。那对野鸭也看不见了，不知在哪儿过冬，又如何过冬？偶有听见苇荡里传出冲不破寒冷的几声浅浅的鸭鸣。

寒风吹来，我不得不再紧了紧棉衣帽子，感觉世界也变小了，不知怎的想起杨绛的《我们仨》：一个家庭最普通

最平凡的一个个日子。就像东湖的这对伉俪野鸭，春夏秋冬，相濡以沫。现实中，一个大家庭是“我们仨”，父母离去，儿女长大，剩下俩人依旧是“我们仨”，等到剩下一人，也应该像杨绛先生一样守护着“我们仨”。说到底，“我们仨”可以看做是一种精神，一种生活态度，简单包容而快乐。生活说到底又是一个人的生活，是任何人都代替不了的。一个人，能做到眼中有诗，心中有你，一二知己，便是生活的极致了。前几天遇到老同事，交流了几句，人一定要有兴志，如此，人生便不寂寞。

天气将暖，却又来了一场大雪。冷空气来了，公园门口的杨树狗子冻落了一地。栈道东面甬路上的冬青在白雪覆盖下努力地扒着头。从公园入口木栈道往里，经两座凉亭，再踏上青石板折向南出公园，踏着积雪，脚下仄仄发声。一路数来，十五盏路灯，返回，还是十五盏，它们在雪中呆呆地兀立着，像是坚守东湖的士兵。凝神间，风吹过，上边的灯罩摇摇晃晃，雪沫子簌簌落了一头，有飘到帽子里面的，脖子里瞬间感到了冷意，雪后的东湖，安静却不寂寞。

鸭蛋黄似的夕阳下，东湖西侧的草地白皑皑的一片。冷风中，有干枯的草木从白雪中颤巍巍地探出头来。几只麻雀在雪后草地上，枝丫间逗趣，眨眼间，扑棱一声又飞远了。

走在青石板上，享受着雪后的气息。发现一侧草地的积雪上有人写了几个字：“我想你了”。有比我还早来这的人呢。这是哪位儿女思念父母了，还是哪位有情人在思念自己的恋人，祝福他们吧。

有朋友说，东湖在你笔下挺美，可来了怎么就感觉不到你“写出的美”呢。是啊，对于东湖的游客，有多少人会把这小小湿地当做自己的心灵驿站，精神的憩园呢？就像“地坛公园”对于作家史铁生一样。他躲过母亲，整日地在那个叫地坛的园子里苦思冥想，对着满园的荒芜真诚发问，想弄明白生死。最后得出名句：一个人，出生了，这就不再是一个可以辩论的问题，而只是上帝交给他的一个事实；上帝在交给我们这件事实的时候，已经顺便保证了它的结果，所以死是一件不必急于求成的事，死是一个必然会降临的节日。他在“地坛”修复自己。

喜爱冬天的东湖，它冷静又亲切，理智中又不乏诗情。愿意亲近它，感觉它的一草一木都是为自己精心准备的，也是为所有爱东湖的人准备的。



王青梅

沧州市作协会员，沧州市作协古诗词委员会会员，第五届“全国曹灿杯”青少年诵读大赛河北区评委，作品散见于各级报刊及网络平台。

刊首语

礼仪之「色悦」和无心之「色难」

□苗笑阳

前不久，参加了一次关于当下子女如何“行孝”的讨论。有观点说，孝敬父母仅在物质上给予充足的供给，并不是真正的孝道，还应该对父母和颜悦色，不甩脸子、出恶声。并以《论语·为政》篇中孔子的话作为佐证：子夏问孝。孔子曰“色难。有事，弟子服其劳；有酒食，先生馔，曾是以为孝乎？”

圣人的话非常对。孝敬父母长辈，供给吃喝，帮着干活，并不是孝的全部，还要注意不能给长辈以“色难”。对长辈要和声细语，不出灰色，长辈需要的是发自内心的孝敬。注意，圣人在这尤为强调的是，孝敬要发乎于心，不要仅仅践行于表。而不是单单强调，绝不能“色难”。“色难”者，不能做到和颜悦色者也。

想起了一则公益广告。一位白领小伙，在下班途中乘地铁时，和颜悦色地给老人让座。进入小区后，殷勤地帮老人提重物，开楼门。回家后，却一下子瘫躺在沙发上，把身上的西装随便一丢。他母亲走过来说，你看，又乱放衣服，你就不能把衣服挂好吗？小伙子不耐烦，妈，您少唠叨两句吧，我快累死啦！

这则公益广告，很显然是对小伙子有批评之意。你可以对素不相识的陌生人，以及街坊邻居们和颜悦色，为什么不能对亲生父母以礼相待？此行为并非“孝举”啊。

如果仅从这位小伙子这一句“色难”之语就断定此人孝，似乎过于武断。人生就像一个舞台，这位小伙子也许一整天在单位上陪尽笑脸，在社会上端正形象，在邻里间小心谨慎。回到家后，他终于可以卸掉“行头”，放松一下心情了，有些许“不礼”之举，似乎不该过于苛刻吧。就像一位精致的女士，出门时盛装艳容，回家后洗去铅尘，换上睡衣，放肆地打个哈欠，挠挠痒痒，也不应该以其“不为淑女所为”而责怪一样。

对于这位小伙子的“色难”之举，我们应该究其度。如果经常对长辈施之以“色难”，或者是从内心因厌恶长辈而发出的恶声，则为不对；如果是对父母撒娇似的，无心为之的“色难”，也不应过分谴责。孔子说的不应“色难”，主要是指由内心之不恭而表现出的行为之不敬，是发乎其心的“不孝”。凡事应究其本，观其内，而不是只重其表，观其外。

“色悦”是有修养的表现。“色悦”分两种：一种是礼仪之“色悦”，一种是由心之“色悦”。礼仪之“色悦”相对容易，其多应对于社交。同样，“色难”也分由心之“色难”和无心之“色难”。无心之“色难”，虽然也不应鼓励，但多是对于至亲之人。其是无意的，真诚的，甚至是难得的。

在父母、兄弟、子女以至真正朋友之间，无论是哪一方，偶有无心之“色难”，我认为都不应该记恨于心，上纲上线，应该看作是对方不伪装，不设防的真情流露，只有对至亲至爱之人才会如此，应予理解和体贴。你可以指正批评，也可以一笑置之。

尽管如此，我还是提倡，无论对谁都不要“色难”，都要克制自己的情绪，尽量示人以“色悦”之容。就像歌里唱的：你笑起来真好看！

创作谈

厚积薄发，真情动人

□王青梅

喜欢文字，喜欢用文字记录生活，记录自己的成长，记录一切喜怒哀乐的美好，这本是我从小的一种感觉。

从五岁用铅笔写在墙上所谓的第一首诗，从小学二年级完成老师布置的作文，我与文字在慢慢结缘，

那时，我学到了文字要“真情实感”。这种文字记录生活的感觉一直到母亲、父亲和我的老婆婆三位亲人相继去世后，才有了深一层的内涵。

花落了，再开已不是那朵了；水流了，入了大海再也不可返回了；我

的亲人故去了，也永远回不来了。我只好拿起笔，刻下那朵花，留下那片水，记住那份蚀骨的情爱。

从此，我的文字又多了一种东西，那就是阅历，和对我热爱着的生活积累。我相信，阅历积累，还有真情实感，一定能够感动您。

本期导读

18 | 时光里的伤
19 | 南川楼遐想
20 | 美好常在

——宋子平
——韩书运
——钢凝

21 | 穿越斑马线
22 | 缘木求根
23 | 短歌

——方天
——邓荣河
——祝相宽